



巾荡夏趣

□潘仁奇

伏案了一整天,傍晚,走进乌巾荡公园,在绿色的氤氲间漫步。

进入大门,是大片略带起伏的草坪。亭榭一二,花木四时。芳草青青,不染纤尘。

循径而前,立于水边栈道。汪汪一碧的湖泊,粼粼荡漾在眼前。三座撮土而成的小岛,呈品字状鼎立湖中,非舟楫不能上,使人想起蓬瀛三岛。园内游人不多,亦堪为化外仙境了。

这里是乌巾荡,水乡兴化城北一处天然的湖荡。相传岳飞曾在此盘马弯弓,将狼狽逃窜的金兀术的乌巾射落荡中,故以名。有了英雄的传说,这里的湖荡也就增添了不少的吐纳。人们于此垒土成堤,围荡成园。

经常园内散步,对这里的一草一木自然熟悉起来。熟悉了,就亲切。漫步其间,不觉时光之逝。

绕过水上舞台,是连绵的捍湖长堤。长堤之上,杨柳袅娜,水杉挺立,葱茏成荫。身边扑闪着飞来飞去的蝴蝶,轻盈、欢快、优雅。枝头萦绕着飞不走的蝉声,执着、嘹亮,似欲把这盛夏的火热注入生存的信念。

长堤的一侧,是密密的苇丛。另一边,也有芦苇在摇曳。经过一天的蒸晒,此刻似欲把满着的暑气喷吐出来,热浪之中,翻涌着醇醇的草木馨香。那阵香啊,如端午时蒸熟的粽箬,饱满热烈、醇厚浓郁,把人整个的身心都密切地拥裹。

不远处的小岛上空,不时有白鹭、灰鹭、水鸭、喜鹊等鸟儿盘旋、飞翔。那里林木密集,人迹难至,是鸟的乐园。



鸟人说鸟

“水中骆驼”大麻鴉

□沈海波

每年春暖花开就会有成千上百的候鸟飞回到兴化乌巾荡风景区,它们探亲访友、谈情说爱、搭窝产蛋、繁衍孵子,简直就是一座鸟的天堂,如今这已成了兴化原生态湿地一道诱人的风景线。

而这里有一种鸟却是的的道道兴化的原“土著”居民,不论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季,你总能忽隐忽现地发现它的踪影。为何用“忽隐忽现”来形容它呢?原因有二:一是这种鸟全球分布数量极少,二是这种鸟的隐身技术非常高超,普通的肉眼是不可能发现它的踪迹,除非你是“打鸟”的高手,有着一双非凡功力的眼睛。这种神秘的鸟就是——“大麻鴉”

大麻鴉的鸟名读音,在拍鸟人中,有人称此鸟大麻jian或者zhan,也有人称此鸟大麻yan。查了一下字典,鴉字的读音是jian,

但从汉字演化来说,鴉字来源于“千干鸟”(三字一体,现在已经见不到此字),在康熙字典中音从研。简单地讲就是鴉字在历史上曾经念yan,但现在念jian,平声。

从不靠谱的网络信息来看,大麻鴉在国内分布甚广,东北地区繁盛,长江以南过冬,不属于濒危物种。

360百科词条里写道:“大麻鴉的种群数量较为丰富,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在中国长白山山脚丘陵地带的河边沼泽是常见的,因为农田开发和环境破坏,在中国其他地方种群数量亦明显下降,据国际水禽研究局组织的亚洲隆冬水鸟调查,1990年中国有893只,1992年230只,种群数量明显下降。在整个亚洲,1990年东亚893只,东南亚14只,南亚83只,西南亚1只。总计991只;1992年西亚8只,南亚11只,东亚233只,东南亚6只,总计258只。”

以上数据的真实性和分布特征引人生疑,兴化地区属长江以北,自2016年王万才老师首次拍摄到两只大麻鴉打斗的照片来看,乌巾荡风景区生活着一定数量大麻鴉的种群,大麻鴉在此繁衍生息足以说明网络信息的不确定性。

有资料显示国内有数十万观鸟拍鸟人,除了东北地区发现的大麻鴉外,在其他地方此鸟鲜有所闻。可能的原因一是数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多,已经濒危;二是这种鸟栖息于芦苇深处,晨昏觅食,难得一见。

素有“草原明珠”之称、“中国马都”之誉的内蒙古锡林浩特市,那里有一座非



梅立成 摄

点燃创业激情 放飞创业梦想



在里下河平原,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油菜是主要农作物。除水稻外,小麦、棉花、油菜属于旱地作物,怕水,受到渍灾便减产。这里土地肥沃,但因地势较低,土壤含水量高,因此,乡民种植这些旱地作物时,除了开挖渠道外,还在每一块田地里开挖埝沟,以达到尽快排水降渍的效果。

词典里解释:“埝,耕地时开出的垄沟。”意思说埝沟是用牛带犁拖出来的一道沟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埝,是乡民用大锹挖出来的直沟。

秋天,黄灿灿的稻子收割后挑走了,手扶拖拉机将稻田耕翻后,乡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埝。农谚说:“尺麦难挡寸雨”,春天雨水多,返青后的小麦田容不得半点水,多挖几条埝沟才能有备无患。

埝沟又分为顺埝和横埝。顺埝是顺着田块的长度开挖的;横埝是挖在田头的,比顺埝沟深。横埝将条条顺埝串联起来,才能将田间积水排往渠道或河道。

渠道是新挖的,田埂是笔直的,每一块田都是方方正正的。这小麦田里的埝沟自然也是按要求开挖,不能挖得歪歪扭扭的。

挖埝先挖顺埝。小麦田的顺埝,一般按8-9尺的间距开挖一条。一个5亩的田块里,可开挖4条左右的顺埝。那时,测量沟渠长度、田亩面积等,都用丈管。丈管上刻着1-10的尺码,以尺码再换算成米的计算单位,不像现在的卷尺直接以米显示长度。至于顺埝的规格,就是两个“一”:一锹的宽度和一锹的深度。间距明确了,规格清楚了,接下来便是用秧绳放样,用大锹挖埝了。

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,无论男劳力还是女劳力,能挖埝的都要挖埝。

秋天的天空是蔚蓝深远的,田野更显得空旷无边。20多个男人女人手持大锹,一字儿排开,这宽阔的、耕翻过的田地便成了他们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的擂台。

挖埝先要“打划口”。“打”,就是用大锹依着秧绳向下踩,“划口”就是紧靠秧绳的那条直线。划口打得直不直,决定了挖的这条埝直不直。打划口既是实实在在的放样,又是挖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锹。

打划口时,挖埝的人以脚用力蹬锹,一锹踩到了底,双手提起大锹,脚步稍微后退,用大锹口接着刚才的那个锹锋,再踩。一个锹口只有3寸宽,一条50多丈长的埝沟该踩上多少次的锹呢?谁也没有统计过,只知道这挖埝的农活弯腰吃力,机械而枯燥。

一条埝的划口从头至尾打下来,之后便是再回到起点挖埝。因为有了划口,接下来只要两大锹便可将土块挖出来;距离划口一锹口宽,平行地踩上一锹,接着在两锹缝之间连接性地再踩上一锹,然后,锹柄稍微前移,随即再后扳,另一只手用力托起锹柄,一大块泥土便顶了上来,甩在了埝沟的一侧。

挖埝快的人,起早带晚一天可以挖两条长长的顺埝;挖得慢的,尤其是妇女,也可以挖一条长埝。只是,手举是皮肉做的,而大锹是生硬的木柄或铁管柄,挖上几天,男人心里里的老茧会更加饱满,女人手心里生成的是水泡。

可是造成的泥坯路好多天都没通车,直到我出嫁后的一年,才被压成石子路。石子路也好啊,方便也普及了,自行车、三轮车,甚至摩托车,什么车都不会的,可以等乘私人中巴,或三

棉花更是一种怕水的农作物,棉花在初夏移栽,其在生长期,正逢梅雨季节和雷雨频繁的高温酷暑天气,因而棉花田里的顺埝间距比小麦田还要紧密一些,而在油菜地里挖埝就显得随意多了。乡民栽油菜,通常是打谷场、圩堤或垛塔,这些地块面积小,不规则,地势高,无需秧绳放样,只要在其间随意挖一两条埝沟通到河边就可以了。

在里下河平原,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油菜是主要农作物。除水稻外,小麦、棉花、油菜属于旱地作物,怕水,受到渍灾便减产。这里土地肥沃,但因地势较低,土壤含水量高,因此,乡民种植这些旱地作物时,除了开挖渠道外,还在每一块田地里开挖埝沟,以达到尽快排水降渍的效果。

词典里解释:“埝,耕地时开出的垄沟。”意思说埝沟是用牛带犁拖出来的一道沟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埝,是乡民用大锹挖出来的直沟。

秋天,黄灿灿的稻子收割后挑走了,手扶拖拉机将稻田耕翻后,乡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埝。农谚说:“尺麦难挡寸雨”,春天雨水多,返青后的小麦田容不得半点水,多挖几条埝沟才能有备无患。

埝沟又分为顺埝和横埝。顺埝是顺着田块的长度开挖的;横埝是挖在田头的,比顺埝沟深。横埝将条条顺埝串联起来,才能将田间积水排往渠道或河道。

渠道是新挖的,田埂是笔直的,每一块田都是方方正正的。这小麦田里的埝沟自然也是按要求开挖,不能挖得歪歪扭扭的。

挖埝先挖顺埝。小麦田的顺埝,一般按8-9尺的间距开挖一条。一个5亩的田块里,可开挖4条左右的顺埝。那时,测量沟渠长度、田亩面积等,都用丈管。丈管上刻着1-10的尺码,以尺码再换算成米的计算单位,不像现在的卷尺直接以米显示长度。至于顺埝的规格,就是两个“一”:一锹的宽度和一锹的深度。间距明确了,规格清楚了,接下来便是用秧绳放样,用大锹挖埝了。

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,无论男劳力还是女劳力,能挖埝的都要挖埝。

秋天的天空是蔚蓝深远的,田野更显得空旷无边。20多个男人女人手持大锹,一字儿排开,这宽阔的、耕翻过的田地便成了他们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的擂台。

挖埝先要“打划口”。“打”,就是用大锹依着秧绳向下踩,“划口”就是紧靠秧绳的那条直线。划口打得直不直,决定了挖的这条埝直不直。打划口既是实实在在的放样,又是挖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锹。

打划口时,挖埝的人以脚用力蹬锹,一锹踩到了底,双手提起大锹,脚步稍微后退,用大锹口接着刚才的那个锹锋,再踩。一个锹口只有3寸宽,一条50多丈长的埝沟该踩上多少次的锹呢?谁也没有统计过,只知道这挖埝的农活弯腰吃力,机械而枯燥。

一条埝的划口从头至尾打下来,之后便是再回到起点挖埝。因为有了划口,接下来只要两大锹便可将土块挖出来;距离划口一锹口宽,平行地踩上一锹,接着在两锹缝之间连接性地再踩上一锹,然后,锹柄稍微前移,随即再后扳,另一只手用力托起锹柄,一大块泥土便顶了上来,甩在了埝沟的一侧。

挖埝快的人,起早带晚一天可以挖两条长长的顺埝;挖得慢的,尤其是妇女,也可以挖一条长埝。只是,手举是皮肉做的,而大锹是生硬的木柄或铁管柄,挖上几天,男人心里里的老茧会更加饱满,女人手心里生成的是水泡。

可是造成的泥坯路好多天都没通车,直到我出嫁后的一年,才被压成石子路。石子路也好啊,方便也普及了,自行车、三轮车,甚至摩托车,什么车都不会的,可以等乘私人中巴,或三

棉花更是一种怕水的农作物,棉花在初夏移栽,其在生长期,正逢梅雨季节和雷雨频繁的高温酷暑天气,因而棉花田里的顺埝间距比小麦田还要紧密一些,而在油菜地里挖埝就显得随意多了。乡民栽油菜,通常是打谷场、圩堤或垛塔,这些地块面积小,不规则,地势高,无需秧绳放样,只要在其间随意挖一两条埝沟通到河边就可以了。

在里下河平原,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油菜是主要农作物。除水稻外,小麦、棉花、油菜属于旱地作物,怕水,受到渍灾便减产。这里土地肥沃,但因地势较低,土壤含水量高,因此,乡民种植这些旱地作物时,除了开挖渠道外,还在每一块田地里开挖埝沟,以达到尽快排水降渍的效果。

词典里解释:“埝,耕地时开出的垄沟。”意思说埝沟是用牛带犁拖出来的一道沟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埝,是乡民用大锹挖出来的直沟。

秋天,黄灿灿的稻子收割后挑走了,手扶拖拉机将稻田耕翻后,乡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埝。农谚说:“尺麦难挡寸雨”,春天雨水多,返青后的小麦田容不得半点水,多挖几条埝沟才能有备无患。

埝沟又分为顺埝和横埝。顺埝是顺着田块的长度开挖的;横埝是挖在田头的,比顺埝沟深。横埝将条条顺埝串联起来,才能将田间积水排往渠道或河道。

渠道是新挖的,田埂是笔直的,每一块田都是方方正正的。这小麦田里的埝沟自然也是按要求开挖,不能挖得歪歪扭扭的。

挖埝先挖顺埝。小麦田的顺埝,一般按8-9尺的间距开挖一条。一个5亩的田块里,可开挖4条左右的顺埝。那时,测量沟渠长度、田亩面积等,都用丈管。丈管上刻着1-10的尺码,以尺码再换算成米的计算单位,不像现在的卷尺直接以米显示长度。至于顺埝的规格,就是两个“一”:一锹的宽度和一锹的深度。间距明确了,规格清楚了,接下来便是用秧绳放样,用大锹挖埝了。

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,无论男劳力还是女劳力,能挖埝的都要挖埝。

秋天的天空是蔚蓝深远的,田野更显得空旷无边。20多个男人女人手持大锹,一字儿排开,这宽阔的、耕翻过的田地便成了他们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的擂台。

挖埝先要“打划口”。“打”,就是用大锹依着秧绳向下踩,“划口”就是紧靠秧绳的那条直线。划口打得直不直,决定了挖的这条埝直不直。打划口既是实实在在的放样,又是挖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锹。

打划口时,挖埝的人以脚用力蹬锹,一锹踩到了底,双手提起大锹,脚步稍微后退,用大锹口接着刚才的那个锹锋,再踩。一个锹口只有3寸宽,一条50多丈长的埝沟该踩上多少次的锹呢?谁也没有统计过,只知道这挖埝的农活弯腰吃力,机械而枯燥。

一条埝的划口从头至尾打下来,之后便是再回到起点挖埝。因为有了划口,接下来只要两大锹便可将土块挖出来;距离划口一锹口宽,平行地踩上一锹,接着在两锹缝之间连接性地再踩上一锹,然后,锹柄稍微前移,随即再后扳,另一只手用力托起锹柄,一大块泥土便顶了上来,甩在了埝沟的一侧。

挖埝快的人,起早带晚一天可以挖两条长长的顺埝;挖得慢的,尤其是妇女,也可以挖一条长埝。只是,手举是皮肉做的,而大锹是生硬的木柄或铁管柄,挖上几天,男人心里里的老茧会更加饱满,女人手心里生成的是水泡。

可是造成的泥坯路好多天都没通车,直到我出嫁后的一年,才被压成石子路。石子路也好啊,方便也普及了,自行车、三轮车,甚至摩托车,什么车都不会的,可以等乘私人中巴,或三

棉花更是一种怕水的农作物,棉花在初夏移栽,其在生长期,正逢梅雨季节和雷雨频繁的高温酷暑天气,因而棉花田里的顺埝间距比小麦田还要紧密一些,而在油菜地里挖埝就显得随意多了。乡民栽油菜,通常是打谷场、圩堤或垛塔,这些地块面积小,不规则,地势高,无需秧绳放样,只要在其间随意挖一两条埝沟通到河边就可以了。

在里下河平原,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油菜是主要农作物。除水稻外,小麦、棉花、油菜属于旱地作物,怕水,受到渍灾便减产。这里土地肥沃,但因地势较低,土壤含水量高,因此,乡民种植这些旱地作物时,除了开挖渠道外,还在每一块田地里开挖埝沟,以达到尽快排水降渍的效果。

词典里解释:“埝,耕地时开出的垄沟。”意思说埝沟是用牛带犁拖出来的一道沟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埝,是乡民用大锹挖出来的直沟。

秋天,黄灿灿的稻子收割后挑走了,手扶拖拉机将稻田耕翻后,乡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埝。农谚说:“尺麦难挡寸雨”,春天雨水多,返青后的小麦田容不得半点水,多挖几条埝沟才能有备无患。

埝沟又分为顺埝和横埝。顺埝是顺着田块的长度开挖的;横埝是挖在田头的,比顺埝沟深。横埝将条条顺埝串联起来,才能将田间积水排往渠道或河道。

渠道是新挖的,田埂是笔直的,每一块田都是方方正正的。这小麦田里的埝沟自然也是按要求开挖,不能挖得歪歪扭扭的。

挖埝先挖顺埝。小麦田的顺埝,一般按8-9尺的间距开挖一条。一个5亩的田块里,可开挖4条左右的顺埝。那时,测量沟渠长度、田亩面积等,都用丈管。丈管上刻着1-10的尺码,以尺码再换算成米的计算单位,不像现在的卷尺直接以米显示长度。至于顺埝的规格,就是两个“一”:一锹的宽度和一锹的深度。间距明确了,规格清楚了,接下来便是用秧绳放样,用大锹挖埝了。

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,无论男劳力还是女劳力,能挖埝的都要挖埝。

秋天的天空是蔚蓝深远的,田野更显得空旷无边。20多个男人女人手持大锹,一字儿排开,这宽阔的、耕翻过的田地便成了他们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的擂台。

挖埝先要“打划口”。“打”,就是用大锹依着秧绳向下踩,“划口”就是紧靠秧绳的那条直线。划口打得直不直,决定了挖的这条埝直不直。打划口既是实实在在的放样,又是挖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锹。

打划口时,挖埝的人以脚用力蹬锹,一锹踩到了底,双手提起大锹,脚步稍微后退,用大锹口接着刚才的那个锹锋,再踩。一个锹口只有3寸宽,一条50多丈长的埝沟该踩上多少次的锹呢?谁也没有统计过,只知道这挖埝的农活弯腰吃力,机械而枯燥。

一条埝的划口从头至尾打下来,之后便是再回到起点挖埝。因为有了划口,接下来只要两大锹便可将土块挖出来;距离划口一锹口宽,平行地踩上一锹,接着在两锹缝之间连接性地再踩上一锹,然后,锹柄稍微前移,随即再后扳,另一只手用力托起锹柄,一大块泥土便顶了上来,甩在了埝沟的一侧。

挖埝快的人,起早带晚一天可以挖两条长长的顺埝;挖得慢的,尤其是妇女,也可以挖一条长埝。只是,手举是皮肉做的,而大锹是生硬的木柄或铁管柄,挖上几天,男人心里里的老茧会更加饱满,女人手心里生成的是水泡。

可是造成的泥坯路好多天都没通车,直到我出嫁后的一年,才被压成石子路。石子路也好啊,方便也普及了,自行车、三轮车,甚至摩托车,什么车都不会的,可以等乘私人中巴,或三

棉花更是一种怕水的农作物,棉花在初夏移栽,其在生长期,正逢梅雨季节和雷雨频繁的高温酷暑天气,因而棉花田里的顺埝间距比小麦田还要紧密一些,而在油菜地里挖埝就显得随意多了。乡民栽油菜,通常是打谷场、圩堤或垛塔,这些地块面积小,不规则,地势高,无需秧绳放样,只要在其间随意挖一两条埝沟通到河边就可以了。

在里下河平原,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油菜是主要农作物。除水稻外,小麦、棉花、油菜属于旱地作物,怕水,受到渍灾便减产。这里土地肥沃,但因地势较低,土壤含水量高,因此,乡民种植这些旱地作物时,除了开挖渠道外,还在每一块田地里开挖埝沟,以达到尽快排水降渍的效果。

词典里解释:“埝,耕地时开出的垄沟。”意思说埝沟是用牛带犁拖出来的一道沟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埝,是乡民用大锹挖出来的直沟。

秋天,黄灿灿的稻子收割后挑走了,手扶拖拉机将稻田耕翻后,乡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埝。农谚说:“尺麦难挡寸雨”,春天雨水多,返青后的小麦田容不得半点水,多挖几条埝沟才能有备无患。

埝沟又分为顺埝和横埝。顺埝是顺着田块的长度开挖的;横埝是挖在田头的,比顺埝沟深。横埝将条条顺埝串联起来,才能将田间积水排往渠道或河道。

渠道是新挖的,田埂是笔直的,每一块田都是方方正正的。这小麦田里的埝沟自然也是按要求开挖,不能挖得歪歪扭扭的。

挖埝先挖顺埝。小麦田的顺埝,一般按8-9尺的间距开挖一条。一个5亩的田块里,可开挖4条左右的顺埝。那时,测量沟渠长度、田亩面积等,都用丈管。丈管上刻着1-10的尺码,以尺码再换算成米的计算单位,不像现在的卷尺直接以米显示长度。至于顺埝的规格,就是两个“一”:一锹的宽度和一锹的深度。间距明确了,规格清楚了,接下来便是用秧绳放样,用大锹挖埝了。

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,无论男劳力还是女劳力,能挖埝的都要挖埝。

秋天的天空是蔚蓝深远的,田野更显得空旷无边。20多个男人女人手持大锹,一字儿排开,这宽阔的、耕翻过的田地便成了他们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的擂台。

挖埝先要“打划口”。“打”,就是用大锹依着秧绳向下踩,“划口”就是紧靠秧绳的那条直线。划口打得直不直,决定了挖的这条埝直不直。打划口既是实实在在的放样,又是挖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锹。

打划口时,挖埝的人以脚用力蹬锹,一锹踩到了底,双手提起大锹,脚步稍微后退,用大锹口接着刚才的那个锹锋,再踩。一个锹口只有3寸宽,一条50多丈长的埝沟该踩上多少次的锹呢?谁也没有统计过,只知道这挖埝的农活弯腰吃力,机械而枯燥。

一条埝的划口从头至尾打下来,之后便是再回到起点挖埝。因为有了划口,接下来只要两大锹便可将土块挖出来;距离划口一锹口宽,平行地踩上一锹,接着在两锹缝之间连接性地再踩上一锹,然后,锹柄稍微前移,随即再后扳,另一只手用力托起锹柄,一大块泥土便顶了上来,甩在了埝沟的一侧。

挖埝快的人,起早带晚一天可以挖两条长长的顺埝;挖得慢的,尤其是妇女,也可以挖一条长埝。只是,手举是皮肉做的,而大锹是生硬的木柄或铁管柄,挖上几天,男人心里里的老茧会更加饱满,女人手心里生成的是水泡。

可是造成的泥坯路好多天都没通车,直到我出嫁后的一年,才被压成石子路。石子路也好啊,方便也普及了,自行车、三轮车,甚至摩托车,什么车都不会的,可以等乘私人中巴,或三

棉花更是一种怕水的农作物,棉花在初夏移栽,其在生长期,正逢梅雨季节和雷雨频繁的高温酷暑天气,因而棉花田里的顺埝间距比小麦田还要紧密一些,而在油菜地里挖埝就显得随意多了。乡民栽油菜,通常是打谷场、圩堤或垛塔,这些地块面积小,不规则,地势高,无需秧绳放样,只要在其间随意挖一两条埝沟通到河边就可以了。

在里下河平原,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油菜是主要农作物。除水稻外,小麦、棉花、油菜属于旱地作物,怕水,受到渍灾便减产。这里土地肥沃,但因地势较低,土壤含水量高,因此,乡民种植这些旱地作物时,除了开挖渠道外,还在每一块田地里开挖埝沟,以达到尽快排水降渍的效果。

词典里解释:“埝,耕地时开出的垄沟。”意思说埝沟是用牛带犁拖出来的一道沟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埝,是乡民用大锹挖出来的直沟。

秋天,黄灿灿的稻子收割后挑走了,手扶拖拉机将稻田耕翻后,乡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埝。农谚说:“尺麦难挡寸雨”,春天雨水多,返青后的小麦田容不得半点水,多挖几条埝沟才能有备无患。

埝沟又分为顺埝和横埝。顺埝是顺着田块的长度开挖的;横埝是挖在田头的,比顺埝沟深。横埝将条条顺埝串联起来,才能将田间积水排往渠道或河道。

渠道是新挖的,田埂是笔直的,每一块田都是方方正正的。这小麦田里的埝沟自然也是按要求开挖,不能挖得歪歪扭扭的。

挖埝先挖顺埝。小麦田的顺埝,一般按8-9尺的间距开挖一条。一个5亩的田块里,可开挖4条左右的顺埝。那时,测量沟渠长度、田亩面积等,都用丈管。丈管上刻着1-10的尺码,以尺码再换算成米的计算单位,不像现在的卷尺直接以米显示长度。至于顺埝的规格,就是两个“一”:一锹的宽度和一锹的深度。间距明确了,规格清楚了,接下来便是用秧绳放样,用大锹挖埝了。

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,无论男劳力还是女劳力,能挖埝的都要挖埝。

秋天的天空是蔚蓝深远的,田野更显得空旷无边。20多个男人女人手持大锹,一字儿排开,这宽阔的、耕翻过的田地便成了他们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的擂台。

挖埝先要“打划口”。“打”,就是用大锹依着秧绳向下踩,“划口”就是紧靠秧绳的那条直线。划口打得直不直,决定了挖的这条埝直不直。打划口既是实实在在的放样,又是挖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锹。

打划口时,挖埝的人以脚用力蹬锹,一锹踩到了底,双手提起大锹,脚步稍微后退,用大锹口接着刚才的那个锹锋,再踩。一个锹口只有3寸宽,一条50多丈长的埝沟该踩上多少次的锹呢?谁也没有统计过,只知道这挖埝的农活弯腰吃力,机械而枯燥。

一条埝的划口从头至尾打下来,之后便是再回到起点挖埝。因为有了划口,接下来只要两大锹便可将土块挖出来;距离划口一锹口宽,平行地踩上一锹,接着在两锹缝之间连接性地再踩上一锹,然后,锹柄稍微前移,随即再后扳,另一只手用力托起锹柄,一大块泥土便顶了上来,甩在了埝沟的一侧。

挖埝快的人,起早带晚一天可以挖两条长长的顺埝;挖得慢的,尤其是妇女,也可以挖一条长埝。只是,手举是皮肉做的,而大锹是生硬的木柄或铁管柄,挖上几天,男人心里里的老茧会更加饱满,女人手心里生成的是水泡。

可是造成的泥坯路好多天都没通车,直到我出嫁后的一年,才被压成石子路。石子路也好啊,方便也普及了,自行车、三轮车,甚至摩托车,什么车都不会的,可以等乘私人中巴,或三

棉花更是一种怕水的农作物,棉花在初夏移栽,其在生长期,正逢梅雨季节和雷雨频繁的高温酷暑天气,因而棉花田里的顺埝间距比小麦田还要紧密一些,而在油菜地里挖埝就显得随意多了。乡民栽油菜,通常是打谷场、圩堤或垛塔,这些地块面积小,不规则,地势高,无需秧绳放样,只要在其间随意挖一两条埝沟通到河边就可以了。

在里下河平原,水稻、小麦、棉花、油菜是主要农作物。除水稻外,小麦、棉花、油菜属于旱地作物,怕水,受到渍灾便减产。这里土地肥沃,但因地势较低,土壤含水量高,因此,乡民种植这些旱地作物时,除了开挖渠道外,还在每一块田地里开挖埝沟,以达到尽快排水降渍的效果。

词典里解释:“埝,耕地时开出的垄沟。”意思说埝沟是用牛带犁拖出来的一道沟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埝,是乡民用大锹挖出来的直沟。

秋天,黄灿灿的稻子收割后挑走了,手扶拖拉机将稻田耕翻后,乡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埝。农谚说:“尺麦难挡寸雨”,春天雨水多,返青后的小麦田容不得半点水,多挖几条埝沟才能有备无患。

埝沟又分为顺埝和横埝。顺埝是顺着田块的长度开挖的;横埝是挖在田头的,比顺埝沟深。横埝将条条顺埝串联起来,才能将田间积水排往渠道或河道。

渠道是新挖的,田埂是笔直的,每一块田都是方方正正的。这小麦田里的埝沟自然也是按要求开挖,不能挖得歪歪扭扭的。

挖埝先挖顺埝。小麦田的顺埝,一般按8-9尺的间距开挖一条。一个5亩的田块里,可开挖4条左右的顺埝。那时,测量沟渠长度、田亩面积等,都用丈管。丈管上刻着1-10的尺码,以尺码再换算成米的计算单位,不像现在的卷尺直接以米显示长度。至于顺埝的规格,就是两个“一”:一锹的宽度和一锹的深度。间距明确了,规格清楚了,接下来便是用秧绳放样,用大锹挖埝了。

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,无论男劳力还是女劳力,能挖埝的都要挖埝。

秋天的天空是蔚蓝深远的,田野更显得空旷无边。20多个男人女人手持大锹,一字儿排开,这宽阔的、耕翻过的田地便成了他们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的擂台。

挖埝先要“打划口”。“打”,就是用大锹依着秧绳向下踩,“划口”就是紧靠秧绳的那条直线。划口打得直不直,决定了挖的这条埝直不直。打划口既是实实在在的放样,又是挖埝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锹。

打划口时,挖埝的人以脚用力蹬锹,一锹踩到了底,双手提起大锹,脚步稍微后退,用大锹口接着刚才的那个锹锋,再踩。一个锹口只有3寸宽,一条50多丈长的埝沟该踩上多少次的锹呢?谁也没有统计过,只知道这挖埝的农活弯腰吃力,机械而枯燥。

一条埝的划口从头至尾打下来,之后便是再回到起点挖埝。因为有了划口,接下来只要两大锹便可将土块挖出来;距离划口一锹口宽,平行地踩上一锹,接着在两锹缝之间连接性地再踩上一锹,然后,锹柄稍微前移,随即再后扳,另一只手用力托起锹柄,一大块泥土便顶了上来,甩在了埝沟的一侧。

挖埝快的人,起早带晚一天可以挖两条长长的顺埝;挖得慢的,尤其是妇女,也可以挖一条长埝。只是,手举是皮肉做的,而大锹是生硬的木柄或铁管柄,挖上几天,男人心里里的老茧会更加饱满,女人手心里生成的是水泡。

可是造成的泥坯路好多天都没通车,直到我出嫁后的一年,才被压成石子路。石子路也好啊,方便也普及了,自行车、三轮车,甚至摩托车,什么车都不会的,可以等乘私人中巴,或三

棉花更是一种怕水的农作物,棉花在初夏移栽,其在生长期,正逢梅雨季节和雷雨频繁的高温酷暑天气,因而棉花田里的顺埝间距比小麦田还要紧密一些,而在油菜地里挖埝就显得随意多了。乡民栽油菜,通常是打谷